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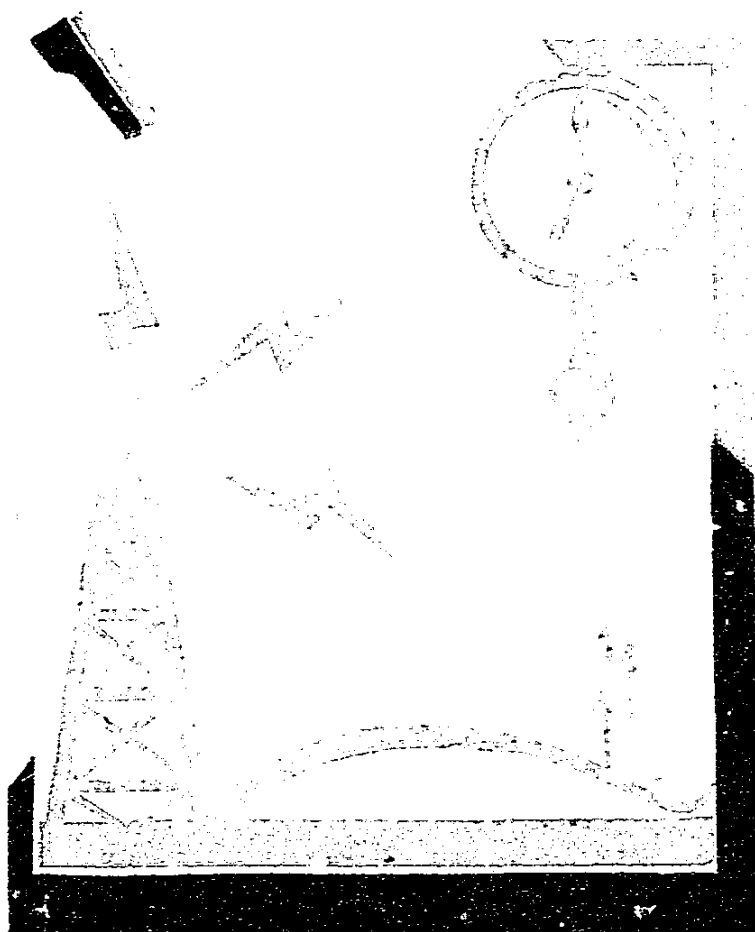
951.4

今日新聞社叢書之一

屏障樊的大的洪山

詠 修 著

1941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一之書叢社聞新日今

山洪大的樊襄障屏

著 修 詠

1941

版出社聞新日今

屏障襄樊的大洪山 目次

- 一、屏障襄樊的大洪山
- 二、朝鮮義勇隊在戰地
- 三、宜城前綫散記
- 四、大洪山上的收穫
- 五、生活在戰鬥中的九華夫人
- 六、大洪山之春
- 七、粉碎敵人的夏季攻勢
- 八、谷村日郎
- 九、大洪山是敵人的墳墓
- 十、編後記

屏障裏焚的大洪山

大洪山是個荒涼的所在，不但栽種地很少，而且土壤也枯瘦。在這樣地區的人們，生活完全靠勤勞忍苦來維持。由於營養的不良，和終年的辛勞，那衰老的姿態，往往蓋過了他們的年紀，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小夥子，至少要看成三十左右的中年人。他們忠厚，誠樸，不說半句謊話，不做一件假事。

大洪山的外圍，像三里崗，長崗店，茅茨畈，張家集等地，人口的密度，比較大一點，進入腹地，像洪山坪一帶，居民就很少了，自武漢轉進後，大洪山就被濃烈的火藥氣味瀰漫着，就已經成為血腥的戰場了。大洪山外圍的集鎮，敵人每年都要來光顧幾次，民衆受了這從未有過的災難的刺激，在生活上也相應地起了個很大的變化；由散漫轉到團結，由遲緩轉到迅速，換句話說，他們的生活，已經戰時化了。假使一旦遭受了敵人的襲擊，做生意的，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把自己的東西全部攜走，只要敵人一退却，他們也就腳跟腳地趕到集上再把生意做起來；做莊稼的，糧食早已藏在極秘密的地方，只消把豬牛往山上一牽就行了，假使房屋被敵人一把火燒了，他們以驚人的工作能力，在一天，或兩天之內，就可以重建一座草棚子。去年敵人發動夏季攻勢時，張家集前後失陷三次，敵人來一回燒一回；燒一回，民衆又建修一回，十一月，鵝澤大佐作第四次的光顧時，僅自知燒也無用，就率性讓他好好地存在着。大洪山的民衆，已經習慣了戰時生活，一點感覺不到不安和痛苦。

大洪山的民衆，抗戰的熱情很濃厚，不管男女老幼，他們站在自己的崗位上，都盡了他們應盡的責任；×××××的那些半永久築成的工事，是他們構築的，縱橫大洪山所有的道路，是他們破壞的；幾萬軍隊的軍需品，由他們運輸，幾萬軍隊的食糧，由他們供給；各種募捐，他們踴躍輸將；一切集會，他們熱情參加，他們忍受着一切的痛苦，爲抗戰供獻了自己的一切。「抗戰第一，勝利第一」的口號，在他們無言的行動中，充分地，具體地表現了出來。

大洪山的民衆，生活習慣，和我們四川，沒有什麼差異。他們把川軍當着自己的親骨肉般看待，我們也把大洪山作爲自己溫暖的家鄉。軍隊和民衆的情感，水乳般，渾然地混合着。

現在，大洪山的民衆，由於去年的欠收，正在饑餓中過着日子；但，饑饉之火，更助長了他們的抗戰熱情；他們更英雄地和軍隊肩並肩，手攜着手，準備迎接敵人的冬季攻勢。

武漢轉進後不久，我們的兩肩，就負起了保衛大洪山的重責。川軍，由於過去幾百次不光彩的內戰的洗練，說到打山地戰，人人都知道是頂呱呱的能手，而我們也以此自豪。的確，兩年來血淋淋的事實表現，並沒有辜負大衆的委託，我們也感覺到，當的滿意。

現在，我們把這筆用血肉記下來的流水帳，就其重要的，開列幾筆在下面：

二十八年的初春時節，大洪山還是兩軍爭奪的二月吧，在浩蕩的寒水中，我們擊斃了渡邊廣太郎等六人，敵人因渡邊之死，認爲是空軍方面莫大的損失，而全川致哀。同年五月，一個起着狂風的午後，我們在馬良江面用步槍擊落了敵人的「飛龍」飛機，飛行員兩名斃命。去年十一月在流水溝又擊落敵人昭和十五年製的九七式戰鬥機一架，飛行員的頭，受了不可醫治的貫通傷。

屏障襄樊的大洪山

二十八年十二月，在冰天雪地里，我們發動冬季攻勢，在三陽店方面，擊潰了敵人的十六聯隊，俘獲了很多的軍用品。

去年，敵人發動夏季攻勢，企圖在大洪山一股掃蕩，以策應鄂北會戰。敵人發動很大的兵力，由張家集，茅茨畈，長崗店各方面，對我實行大包圍，那時的情勢，異常惡劣；但，由於官兵上下一心，個個當先的英勇奮鬥，敵人始終沒有得到什麼便宜。這次戰役，前後繼續將近兩月之久，部隊的補給綫，戰鬥一開始，就被敵人完全截斷；到後來，弄到彈盡糧絕的地步，而補充又很困難！但，我們的責任，是保衛大洪山。是阻止敵人的北上，雖然到了這無可如何的境地，我們還有刺刀和拳頭！大家都下定決心：大洪山的五月，就是流盡自己最後一滴血的時候，大洪山的崗巒，就是自己的墳墓所在！這樣，大洪山在我們的刺刀和拳頭之下，安全地脫險了。說到損失，只不過在那那綠的外衣上，染上了敵人不少的污血，雄偉的身軀上，頻添了幾千座異族的墳塋。敵人在鄂北會戰的失敗，用刺刀和拳頭保衛着大洪山的山軍，有他不可磨滅的功績。

去年十一月，鵬澤大佐，帶領着他本聯隊的全部，砲兵三大隊，和騎兵聯隊，戰車聯隊的一部，另外還有十幾架飛機助戰，又要來掃蕩大洪山。實際上，除了張家集一帶民衆未曾牽走的豬牛，遭受了他的掃蕩外，毫無所獲的被我們擊潰了。

兩年來，敵人很想拔去釘在他心臟部份這個釘——大洪山，前後發動了幾次進擊，數回掃蕩，由於我軍隊的英勇搏鬥，民衆的全力協助，大洪山至今仍巍然地屹立鄂中！在北面，屏障着襄樊，在南面威脅着敵人的交通綫——京鐘路。

山洪大的跳躍障屏

大洪山是我們的！只要敵人那隻血污的魔手伸到這裏來，我們就會給他無情地斬斷！

在這裏，我要寄語在大洪山上三蜀健兒的家屬：你們的丈夫或愛兒，正在這裏快樂的生活着，勇敢地戰鬥着，正在爲抗戰盡忠，爲民族盡孝，這是你們的光榮，你們正可引以自毫，正可引此去差殺那些囤集居奇的奸商，貪生怕死的懦夫，不上前綫的軍人。

宜城前線散記

在湖北前線底宜城張家集上，十一月二日午後二鐘有一個盛大的歡宴會，記者承楊師長之約參加該會，我底心靈裏是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一個三個不同國度的民族底正義的交流。

昨天，還是我們底敵人，今日，却變成了我們底朋友底日本反戰同志，伊藤，大竹，松井，月雄，芳子他們，已經從日本軍閥底壓迫和欺騙下，澈底覺醒過來，和朝鮮底革命同志，朝鮮義勇隊第二支隊，在一塊快樂地生活着，奮勇地工作着，他們深深地了解中國底抗戰，是東亞一切被壓迫者解放的先聲，中國革命底成功，也就是日本勤勞大眾底勝利。

在中韓日三種不同的言語的笑談中，得了師長和陳隊長底許可，記者用生硬的日本語，對日本反戰同志，作了這樣的一個請求：

「我對日本反戰同志，有一個提議：請每一位反戰同志，作個自我介紹。」

陳隊長要我做翻譯，這在我，可以說是一種可怕的冒險；無辦法，只好羞慚地辭謝了。結果，由金昌滿同志擔任了這個任務。

全身結構粗造而堅實的伊藤進說：

「我叫伊藤進，名古屋人，初中畢業後，在日本軍閥底壓迫之下，被強迫拖到中國來當輸重兵。在南京一帶作了一年多的戰，前年在馬坪逃亡了。我深信偉大的中國，不是日本軍閥能够滅亡的！中國底抗戰，一定能够爭取到最後的勝利！中韓日結成一條堅固的戰線去和日本軍閥鬥爭，東亞

底一切被壓迫者，一定能够得到徹底的解放！」

身材，風度，頗有卓別林味的大竹義雄說：

「我是個劇人，對日本軍閥的侵略戰爭，從來就是反對的！上年被迫出征，那年底十一月，在上海第一次參戰，因為自己底體質虛弱，苦不過來，很想開小差，無奈沒有機會！現在能够參加中國底抗戰，從事打倒日本軍閥的工作，我非常高興！」

面孔白皙，書生氣派十足的松井一三說：

「我是京都人，商小學校畢業，九歲的時候，就把母親死去了！我被日本軍閥強迫到中國戰場上來當運輸兵，現在能够參加抗戰工作，我認爲是一件最光榮的事。」

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的井村月雄女士說：

「我底家，很窮苦！中日戰爭爆發後，就由長崎搬到漢口來做生意，因爲生意不景氣，又搬到岳口，我是在岳口加入的。這次的戰爭，我相信最後勝利，必屬於中國！我願意在各位同志的領導之下，努力抗戰工作。」

年青，天真的井村芳子女士說：

「我叫芳子，今年十九歲，長崎人。在這里，我向前線抗戰的同志，致崇高的敬禮！我們底共同敵人，是日本軍閥！中韓日三大民族應該聯合起來，打倒日本軍閥，奠定東亞和平。」

中，四，日三大民族，四十餘人，在六張餐棹上，歡快的談，豪爽的飲。

由金昌藩同志疾提議，歡迎師長特意請來招待金燦、日維、芳子三位女同志的，某部底電務員，唱一個歌。她們雖然儘管不會，而朝鮮全體同志，却拼命地鼓掌歡迎。她們自己也知道在這種熱情的歡迎之下，不來個什麼歌，無論如何，是脫不了手的，於是，來一個「八百壯士」，再來一個「松花江」。

一位朝鮮同志唱了個什麼「我們要戰鬥」的抗戰歌曲之後，只能做詩寫字而不會唱歌的新祕書，又被他們捉住，我替他在陳隊長，金同志面前再三解說。結果是失敗了。他逼得無法可想，只好唱國歌。他那有一片黑鬍子的嘴唇一動，歡笑聲、鼓掌聲、頓息聲，中間韓三大民族一致嚴肅地立起，對中國底國歌致敬。

大家底血液都沸騰了！大家都深深地感覺到置身於解放東亞一切被壓迫者底偉大的革命事業的光榮。

之後，歡迎的掌聲，對準了X師長。說到川劇，我知道師長的確是個內行；抗戰歌曲，却從來沒有聽到他唱過。他在朝鮮全體同志熱誠的歡迎和擁護之下，無法逃避，只好苦於臉來一個什麼。師長唱的，不是什麼名歌，而是一首自己作的抗戰詩，用沉雄，悲壯的聲音唱了出來。在一片震耳欲聾的掌聲中，陳隊長站立起來說

「師長底歌，不但唱得好，而且意義深長，我們要擁護勞苦功高的X師長！」

一片劇烈的響應：「擁護勞苦功高的X師長！」

陳隊長：「中國抗戰勝利萬歲！」

一片顫抖的繒旗：「中國抗戰勝利萬歲！」

掛在師長胸前的高貴的蘇聯勳章，閃閃發光，這，說明了兩年來師長對抗戰底忠勇和戰績。現在，這個工作，輪到朝鮮底女兒，金煒同志身上去了：

「歡迎金同志唱歌！歡迎金同志唱歌！」

爲觀光而來，筵席周圍的師部官兵，也作了少數主人助威的拉拉隊，一面吶喊，一面鼓掌。

金煒同志，在熱烈的鼓掌聲中，毫無保留地承諾了我們底要求。她用一口純正的北平話說：

「唱個什麼歌？我想，還是唱個『蘇三起解』好了。」

金煒同志底京戲，唱得頂呱呱，大家要請她再來一個。於是，她又唱了一個什麼「情郎哥去當兵」的小調。她底小調，比京戲唱得更好，我們底掌，也鼓得特別有勁。

接着來的，是兩位日本底反戰女同志，井村月雄，井村芳子。她們唱了一個「保衛大黃河」。這是出於我們意外的一種賜與，想不到她們竟能唱中國歌曲，發音很正確，吐字也明朗。一位朝鮮同志說，她們不但能唱七八個中國歌，也能唱四五個朝鮮歌。這是朝鮮同志苦心訓練的收穫，也是她們努力抗戰的表現。

最後是朝鮮義勇隊全體，和五位反戰同志的合唱。

東方三大民族，中韓日底情感，在某師部熱聲地交流着。他們底敵人只有一個：日本軍閥；他們底目標也只有一個：東亞底一切被壓迫者底解放！他們底心緊緊扣合在一起爲着東亞底一切被壓迫者底解放，走上打倒日本軍閥的戰場。

大洪山上的收穫

流水溝，是我們的補給線，也是我們的交通路，它是個重要的地點。因此，敵人也看中了她，常派機來濫加轟炸。

楊師長爲了軍隊和民衆的安全，派×××團楊雲如連的全部，到那裏去挖掘防空壕。自然，敵機每天都來擾亂，工作的進展，也非常遲緩。

敵機，在沒有空防設備的處所，常常是低空飛行，其低到什麼程度，可以借在部隊中流行的，「要到地上來抓人」一語來形容。

爲了自身的安全，爲了工作的進展，楊連長派出了對空射擊部隊。

十一月十九的那一天，大約九點鐘前後吧，三架敵機，由鍾祥方面對準流水溝飛來了，在流水溝的上空，低低的劃着圓圈，操縱士的頭，伸到機體外面來窺伺，實行所謂偵察工作。嚴陣以待，對空射擊部隊的弟兄們，此時將爽利的輕機槍構成兩條交叉的火龍，向敵機撲去，相應的，兩架倉皇沿河而下，向沙洋方面逃竄，一架搖搖晃晃向河西墜落下去了。

敵機中彈了，楊連長派了一班弟兄渡河去尋。

在離河面六里左右的地方找着了墜落的敵機；操縱士的頭被擊毀，機翼也折斷了一隻。

敵機，經一個會學習過飛行的同志詳細檢查的結果，除機翼外全部都是完整的，只消三四天的功夫就可修理竣事，可是由於戰情的緊張，在二十五號敵人迫近流水溝的那一天，一把火燒掉了。

敵機，是架九七式的戰鬥機，昭和十五年二月製造，五月完成飛行檢定，由此，我們便可以知道敵人的軍火消耗到什麼程度了。

常在戰地作威作福的敵機，給了他這樣一個嚴厲的一課，大家都非常滿意。

這是××集團軍自抗戰以來步兵擊落敵機的第二次。

二十五日的清晨，敵人以陸空聯絡，步砲協同的姿態，開始向我長壽店一線陣地猛力進犯。

我們爲了減輕自己力量的犧牲，每一個陣地給與敵人嚴重打擊後，就自動向後轉移。敵人每得一寸土，都付出了一寸土以上的代價。

那天，在距張集十五里左右的沙河店，一幕悲壯的革命史劇演出了：年青勇敢的徐蜀男連長，率領着全連的弟兄們，午後五時，和七八百頑強的敵人，開始了壯烈的血戰，在嚴密的機槍火網之下，敵人幾十幾百地倒下，每一根枯草，都被他們的血染紅了！而我們勇敢的徐連長弟兄們，以寡衆的懸殊太大了，到薄暮時分，被敵人跌桶似的包圍起來！這樣，他們一個一個，壯烈地殉難了！他們爲人類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用板天佐，被擊斃在陣地之前！這是我們徐連長的弟兄們，用高貴的血和肉換來的一個大收穫。二十六日夜，敵人進佔張家集，集上的七個落伍的病兵，被他們用槍刺殺害了！二十七日敵以一部向薛家店進犯，由於我堅強的抵抗，二十八日把他們打回原陣地。在薛家店的戰役中，周圍長負傷了！

在這次戰役中，我們的收穫太大了：擊落敵人戰鬥機一架，俘獲高大，雄偉的戰馬七匹；斃大

衣及其軍用品簡直多到數不過來；敵人步騎兵的傷亡，在二千以上。在敵人的屍體上，我們得了敵人此次的作戰命令；此次敵人向我進攻的部隊，除鶴澤聯隊的全部外，有山砲一大隊，戰車第七聯隊的一部，騎兵聯隊的一部。他們的企圖，在「包圍擊滅張家集附近之敵」。結果呢？却喫了個大虧，遭受了我們的反擊滅！指揮官鶴澤大佐的如意算盤又打錯了。

大洪山的牧獲

生活在戰鬪中的九華夫人

九華夫人不姓九，九華也不是她的名字，她是九華碧上的一朵鮮花，大洪山中的一個鬥士，大家都覺得只有這個稱呼，才足以表現她的偉大，因而才將這個名字贈給了她，她也感到這是一種光榮，毫無保留地，快樂地接受了。現在，九華夫人的稱呼，代替了她真實的姓名。在九華碧的境域內，假使你問王么姑，知道的，不過她的左隣右舍，可是，只要你一提起九華夫人，連三歲小孩也都知道，因為這些小朋友都受過她撫慰的。

她的家，在雄偉的九華碧脚下，從外貌上看來，好像連避風雨也有些成問題，她的父親，是個誠樸的農民，由于生活的困苦，衰老的姿態，蓋過了他的年紀，她的丈夫，是個極不相稱的十三四歲的小孩，每天的工作，是從朝到晚把一羣大大小小的黃牛，驅到山上去吃草，她是生長在這樣一個窮苦的環境里。

她今年才十七歲，是一個年輕，活潑，漂亮的姑娘，在她那長得豐滿而又江濶的臉上，閃耀着青春的光輝，笑起來，兩個圓溜溜的酒窩，不住的打着旋。

自武漢淪陷以後，她的家，在一年十二個月當中，至少有十個月駐着保衛大洪山的兄弟們。由於她愛和這些兄弟們接近，談笑，遊戲，她懂得了我們為什麼要打日本強盜，懂得了這場惡戰的結果，勝利的是誰。神聖的民族抗戰的火燭，燃進了她的年青的心房，她加入了戰鬥的行列，她變成大洪山上的一個英勇戰士。

去年五月，敵人發動大洪山的攻勢戰時，她以一個英雄的戰鬥姿態，出現在瀰漫着砲火的濃煙，血腥的戰場上，她號召着一批青年婦女，到醫院去慰問負傷的弟兄。她們雖然不會唱慰勞歌，可是，她們那真摯的言語，打動了每一個弟兄的心；她們雖然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贈送，可是，在砲火聲中，自動地冒着危險，來到醫院，這種親骨肉般地高貴的熱愛，也够弟兄們感動了。她們鼓勵，責備自己的父親，哥哥，弟弟，或親戚，來參加抗戰工作，她們組織担架隊，到散兵坑去拾負傷的弟兄，她們組織運輸隊，幫助軍隊運送彈藥和給養，當敵人那隻血污的魔手伸到九華時，她們來了一個空舍清野，把所有的食糧，可用的東西，埋的埋，藏帶的帶走，用盡力量，來保衛着生長自己，撫育自己的溫暖的家鄉。

去年十二月，我們的部隊從前線換下來，駐在張家集時，記者去訪問了這位革命的女戰士。一見，就好像兄弟般地談着，我們在工作上取得了密切的連繫，我們的生活打成了一片。她的熱情，勇敢那種艱苦的學習精神，尤其值得人景仰，敬佩，她們要唱歌，十天之內學會了三首抗戰歌曲；她們要演戲，但因了不認識字，自己無法誦讀劇本，我們只好口授，結果是失敗了。現在，我們把宣傳兵役，和不買賣貨的責任，擺在她們的肩上了，她們談一句話，較我們談百句話的效果還來得大，她們親眼見着自己的豐富的收穫，工作得特別起勁。

她們對於戲劇，感覺到很大的興趣。

她們的學習，艱苦的工作，是這新時代新青年的作風，她，九華夫人，就是這樣。

第一次我們排演的，是所謂粗線條的三幕劇「回鄉」，她擔任的角色，是小桃紅，由於劇情海

當複雜，雖經她不休不息地努力，但結果仍是失敗了。抗南七排後，我們得了慶祝一九四一年的第一次的勝利，排演陳白塵先生的「汪精衛現形記」，她是擔任這劇中的日寇角色。

三月六日，那天的太陽，特別溫暖；山溪邊的楊柳，搖擺着她嬌娜的纖腰；家屋前的杏花賣弄着她嬌艷的風情；春，就是在荒涼的大洪山上，也是醉人的。那天的慶祝大會，本來是十點鐘開始，但在八點左右，台前的幾塊乾田裏，穿棉軍服的弟兄，牽着抱小孩的老鄉，叫賣花生，燒餅的小販，已經擁擠一團了。軍民的情感，熱熱地交流着，中華民族的前途，充滿着無限的希望和光輝。

大會在歡快的空氣裏進行着，每個參加者都帶着一付得意的笑容，來歌頌這次豫南的勝利。

大會閉幕後，我們接着演起戲來，開台鑼鼓一打，人，好像洪流般地向台前更逼進地湧上來。在購買什麼東西都有些成問題的戰地，要想作一套合于日后身份的制服，那比駝駝過針屁股還要困難；經過幾次的改進，才決定了在藍色的旗袍上，罩一件老古董的鑲邊太袖的女服，腰上再束一條帶子的打扮，是最得意的化裝。

她，畢竟是個「蓬門未識綺羅香」的鄉下姑娘，根本就不懂得賣風流是一回什麼事。『汪精衛我的小白臉兒呀』，喊得既不消現，媚眼兒也使得三個像，當方同志使勁地喊着『夜深沉』的調子時，那一番淫蕩的勾引工作，做得也真名六妙，正由於她不協調的聲調，與生硬的動作，更增加了滑稽的趣味，引得觀眾把眼淚都笑了出來。

「汪精衛現形記」的演出，超得了意外的成功；從開場到閉幕，所有的觀眾，都被深深地吸引著，歡笑着，鼓掌聲，還有震鼓耳膜的危險。豫南先生這種以漫畫的手法，演出來的作品，由這次的

經驗告訴我們，是在血腥的戰場上馳騁着的軍隊和民衆最歡迎的東西。因爲戰地的軍民，就是直接參加中國悲壯革命史劇的角色，血淋淋的鬥爭，使他們有時運氣也透不過來；他們需要一些漫畫式的精神飲料，來滋潤滋潤，如鋼鐵般冷硬的生活。像「衝！衝！衝！衝！衝！」那一類的抗戰八股，由於寫作者對戰地軍民生活的隔膜，鬥爭情形的不熟習，實際上所收的效果，不但非常微弱，有好幾次弄得來觀衆溜光，害得我們無法收場。

她，北華夫人的生活，非常窮苦。假使嚴格一點說來的話，簡直是在飢餓圈內打轉！去年，正當栽種的時候，不但天乾，敵人的夏季攻勢，也正在此時發動了。戰事前後差不多繼續了兩個月之久，這樣，栽種被妨礙了；這樣，秋收和往年比較起來，還不到三成。僅有的幾石谷，供給軍隊了，每天只吃三餐包谷粉度日。現在，又是天乾，麥子的收穫陷於絕望的境地，不得不由三餐減爲兩餐，豬肉和鹽巴更是數月不得一見！這是她的生活全貌也是代表着大洪山所有民衆的生活情形。可是，她並不因生活的艱苦，而減低參加抗戰工作的熱情。她不但盡量地出力，而且還盡量地出錢；去年冬，當我們發動一萬雙棉鞋勞軍運動的時候，她忍痛地賣去了靠以活命的兩斗包谷，作了兩雙棉鞋捐贈軍隊，她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女兒，也是最勇敢的抗日鬥士！

她知道，這是在抗戰當中，無法避免的遭遇，她坦然地接受了一切的痛苦！她知道中華民族是從死裏求生，個人也是這樣。

在這春暖花香的時候，這一羣女戰士們，正在熱情創造着光輝的革命詩篇。

北華夫人，和她領導着的這一羣女戰士，昨天，還是過着非人的生活；今天却英雄般地馳騁在瀟灑漫炮火的濃烈的，血腥的戰場上了！

大洪山之春

三月，春，在皎潔的冰雪下，漫漫地捲起頭來，向人們展開了嬌然的微笑。

崗巒、山峰，披上了天鵝絨般翠綠的華服，麥子在田裏翻着波浪，太陽總是那麼溫暖地照耀着大地，微風總是那麼柔軟地撫慰着一切。在這幽美，和暢的氛圍裏，責任雖然沉重，而心胸却異常輕快的兄弟們，伴着圓鼓，十字鎗鏗鏘的工作的音響，有意無意地唱起「哥哥去打仗」，「丈夫去當兵」的小調來。悠揚的歌聲，遍遍山谷，森林消失在淒淒的天際。牧牛的孩子，裸着上身，光着雙腳，有的張着兩個小耳朵，嘴角邊流出微笑地聽着；有的伸出一雙前額冰裂的小手，幫着弟兄搬運浮土。姑娘們，拖着一條烏黑的髮辮，跟隨小喇叭母親的後面，在荒蕪的菜園裏扯着草，嘴裏小聲地哼着怕人聽見的一五更鼓兒歌。

麓山紅，那漫山遍野，成羣結隊，狂風地開放着的野牡丹，如火一般的熱烈，如血一般的鮮紅。路旁溪邊，一列列，一排排，密密擠着的七里香，那幽微而又深遠的芬芳的氣息，被多事的春風，傳遞到宇宙間的每一個世界，每一個角落。大洪山之春，好像一個萬花筒，任你走到哪裏，那開滿野花香，都看得見花開，並不因為瀟灑着炮火的濃煙，而減少她的迷人的色調，也不因為敵人那隻血淋淋的魔手常常伸到這裏來而黯淡着愛護者的心情。正因為如此，抗撿桿的兄弟們不藉赤着臉的臉，更加愛護她，以可貴的血和肉來保護她了。

美妙的時光，誰也不願意輕輕放過。工作完了之後，像我們這一輩子無爭氣的親戚，有的露

在春水盈盈的池塘邊，悠然的釣着魚。當每條小魚從水中扯起來，白色的鱗鱗，反射出耀人眼目的光輝的時候，釣者的臉上，浮現出了會心的微笑。有的拿着槍上山去打獵，山上有的是豹子，野豬，山羊，只要你手裡，包有辦法，可是，豹子和野豬，却不是好惹的；碰了頭，你不侵犯牠，牠也不傷害你；假使你打一槍，不管命中與否，牠會毫不猶豫地向你撲過來，抗鬥到底，決不屈服！不像山羊那樣，毫無抵抗地去做獵者的俘獲品。我們要做一個勇敢的豹子或野豬，決不做那馴服的山羊。

太陽一天比一天溫暖，麥子由碧綠轉到淡黃，麥穗也在平坦的秧田上露嘴了。這是繁忙的農作時間的開始。農村中，由於徵兵，派快，逃難的結果，勞力的缺乏，成了不可解決的問題，可是，在抗戰中，糧食比彈藥還重要，不想法來補救這個缺點，簡直等於自殺！這在每一個鄉，每一個老鄉，都知道得很清楚，也比什麼人都關心。於是，我們在軍隊中發動了春耕運動，來幫助老鄉。一不要錢，二不吃飯，就是香煙也不抽一根。老鄉感覺到不安，從朝到晚，總是咕噥着抱歉的話，弟兄們受着這種誠意的激動，工作得更特別有勁。

早晨，清麗的鳥語，把弟兄們從噩夢中驚醒，不等待那嘹亮的號聲來催促自己就翻下床來，炊具，隨身帶去，在晨光熾微中，就開始工作，一直到日薄西山的時候，才悠然地回到營房。

老鄉們，大家都伸長頸子殷切地希望着溫暖的太陽快些把田裏的麥子晒熟，希望麥子翻着金色波浪的日子快些到來。

沒有小菜伴着包谷漿子喝，更難下肚！於是小孩子光着屁股在發出淙淙聲響的山溪里，去捉螃蟹。

大 洪 山 之 春

蟹，小魚，蝦子，姑娘們上山去採摘莢尖，葛花；有機會，就溜到別人的土里去偷一把豌豆尖，被發覺了，彼此就大鬧一場。

春在大洪山上。軍隊，民衆，在她溫暖的懷抱中，日益壯大了起來。

大 洪 山 之 春

朝鮮義勇隊在戰地

爲世界正義，人類和平。東亞一切被壓迫者的解放，而參加中國抗戰的朝鮮義勇隊第二支隊。在萬人的殷切盼望，和熱忱歡迎中，於十月二十九日薄暮，帶着一羣反戰的日本青年同志光臨了劫後的張家集。

他們，這一羣戰鬥的青年，健壯，活潑，熱情。兩年來，在槍林彈雨中英勇奮戰，腥風血水裏慘淡生活！那種驚人的喫苦能力，和熱情的工作精神，令人萬分敬佩！

他們沒有家，隊本部就是他們的家；他們沒有別的追求，把自己的一切，獻給解放東亞一切被壓迫者的革命事業。

他們知道工作，不需要休息，更不會感覺到困苦，整日整月整年奮勇的，有計劃的工作着。

他們的生活，豐富，緊張，嚴肅，沒有點閑散的情味。無聊和悲觀，是他們所不了解的。他們是這大時代的模範鬥士。

朝鮮的人民，在日本強盜黑暗的統治下，已經吞聲飲泣地度過長長的三十年的苦難的日子。可是無論日本強盜的統治手段如何殘酷，却始終消滅不了朝鮮人民的要求解放的火炬。三十年來，朝鮮人民從沒有對黑暗勢力屈服過，朝鮮的革命運動，也從沒有一天停止過。在中國的抗日戰場，光輝燦爛的朝鮮義勇隊戰鬥組織的出現，是朝鮮人民對三十年來日本強盜黑暗統治的一個最有力的答覆。

朝鮮義勇隊的主要工作，是到敵軍後方。演劇，不過是他們附帶的業務。他們跑到敵軍後方的戰場，他們到每一個散兵坑去慰問兵士去贈送食糧給兵士吃。由於敵軍的距離不遠，不能開口講和講實對敵兵宣傳，只好把大批的禮品，傳單，設法散到敵人方面去。留在部隊的幾位同志，則做當地民衆組織工作。

兩年來，由於他們的辛苦能力，和熱情的工作精神，對中國抗戰，作了很大的貢獻。去年的湘北勝利，他們在通城附近，曾用日語口號和講演，使二百多名的敵兵，丟掉槍桿，從戰壕裏跳出來舉起投降降的白旗，他們不但用鋒利的口槍舌劍去打擊敵人，瓦解敵人，同時還親身參加戰鬥。去年三月，他們幫助X軍在通城縣的石城灣，設埋伏擊斃敵人，擊毀了敵人的坦克車二輛，汽車八輛，今年三月，他們在湘江會冒險深入敵人後方，活捉了一個敵兵回來。

朝鮮義勇大隊的工作，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十一月一日午後四鐘，XX師在軍民合作站前面的廣場上，開歡迎大會歡迎他們，數萬隻閃動着熱愛的光輝的眼睛，一至集中在他們的身上，會場的空氣嚴肅而活躍，我們的心弦，緊張而歡愉。

主席致了簡單的幾句歡迎詞之後，在一片熱忱的掌聲中，陳隊長出現了。他用悲壯激烈的語調，詳述日本帝國主義蹂躪東亞民族的罪惡，和中國偉大的抗戰，最後勝利必屬於中國，必屬於東亞一切被壓迫者的種種原因，他講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打入了我們心之深處，起了很大的波動，我們深深的感覺到朝鮮義勇隊這光明燦爛的戰鬥組織，是我們抗戰行列中最熱愛的同志。

大會閉幕後，是朝鮮義勇隊的戲劇的演出。

戲劇雖然在午後五時才開始，可是看戲的，却在早飯時就來了，有的是在兩天以前，從七八十里遠的地方趕來的。

會場的秩序很難維持。每一個觀眾，都想找尋個最適當的位置，把演員的每一句話聽清楚，每一個動作看明白，擁擠得很……爲了秩序的維持，會副官長的聲音喊啞了，師長也好幾次立起身來婉言招呼，安慰；由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朝鮮義勇隊演出的戲劇的成功了。

第一幕劇，是日本反戰同志主演的『棄兒』。這是一幕描寫由日本軍閥強迫征兵所造成的一種極嚴重的社會的不安和日本勤勞大眾反戰，厭戰的精神。演出之前，有詳細的說明。演出時，演員技術的純熟，雖然在觀眾之中沒有一個懂得日語的，可是，在他們的腦裏上，都深深的印下了這樣一個印像：

「日本勤勞大眾，是日本軍閥的敵人，我們的朋友。」

第二幕，是朝鮮同志主演的：汪精衛。在這幕劇中，形容汪逆賣國行爲的下賤和汪逆賣國手段的毒辣，陳隊長，扮演汪逆，由於他化的巧妙，和技術的成功，簡直就像真汪精衛，觀眾最熱情的看，一面憤怒的罵：

汪精衛不是一人，老婆給土肥原睡覺！

汪精衛賣國賊 連一個僕人都不如！

當三十六架中國飛機轟炸上海，影佐的寓所中彈起火，大家都喊着：

「賣國賊被我們炸死了。」

此外，李盟同志的小調，和日本反戰同志的傘舞，也頗受觀眾歡迎。

日本的反戰同志，他們在國內是屬於勤勞大眾之羣的，平時，軍閥強度剝削他們，使他們的一生，都悲慘地受着地獄的痛苦。侵略戰爭發動後，又被他們強迫遠離鄉境到中國當砲灰，可是，現在他們却堅強地站起來，爲自己說話了，我同情他們，我敬佩他們！

朝鮮義勇隊，爲了在一定的時間裏，完成他的工作計劃於十一月四日的清晨，別了親愛的張家集到另一戰地去了，我遙祝他們的成功！

粉碎敵人的夏季攻勢

攻勢的開始 四月十一那一天，太陽將將露出她那張血紅的臉，朗靜的碧空中幾架敵機，開始徘徊起來，接着大砲聲、機關槍聲，不斷地響着。這就是我們準備迎接的，所謂敵人的夏季攻勢。這次的戰役，從十一號起，到十六號止，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結束了。敵軍是華中派遣軍北野師團的六十一和三七兩個聯隊，附騎、砲、工、輜各一中隊，分三路進攻：一由王家河向南莊台前進；一由跑馬營迂迴周家集向馬家廟前進；一由胡兒嶺繞道司馬山向祁家台前進。另一部由公孫柳直驅六房咀，攻擊目標為袁家台。

攻勢的開始 敵人的氣勢非常兇猛，嚴陣以待的我軍，也就不客氣地請他一個迎頭痛擊。經過一晝夜的血戰，南莊台、馬家廟的兩股，被我們打走了，竄擾祁家台的客店坡那一線的敵人，却拚着老命頑強抵抗。

普遍的轟炸 敵人喫了大虧之後，老羞成怒，三四兩號，來了個普遍轟炸，大洪山地區所有的集鎮，和較像樣的村莊，都丟了幾顆彈，或掃射一陣機關槍。三號那的下午×××師部被炸了，共丟了六顆彈，命中兩枚，師部的房子，打了一個大洞，其餘的，落在師部前後的麥土裏，那年青可愛的理髮兵，當敵機來襲時，他躲在一根大樹腳下喝包谷漿子，一顆落在隔壁文把遠的地方，於是，他的腦壳被炸去了，殷洪的血流了滿地，腦髓飛濺在牆壁上，樹枝上。那孩子死得真慘，凡是去憑弔過的人，都洒了幾滴傷心淚，此外還炸死了四個老鄉，兩個大人，兩個小孩。

悲壯的肉搏 客店坡那一線的敵人，真是頑強，我們拚命的反攻，他還舉個僵硬的抵抗，在猴空寨，雙降觀……等地，敵我發生過好幾次的肉搏。兄弟們那種壯烈犧牲的精神，真是可以動天地，泣鬼神。

記得去年十一月大洪山戰役，林劍光，和吳亞恆那兩位很勇敢的連長，在薛家店展開白刃戰時，吳連長被敵人砍死後，林連長會兩手，從一個敵兵手裏搶過來一把戰刀，抓夠了本錢之後，壯烈的殉國了！用槍托和敵人的刺刀搏鬥。

勝利的凱旋 經過三晝夜的血戰，客店坡那一線的敵人，終於在五號那天，被英勇的兄弟們打走了。敵人在這方面沒有撈着什麼，又轉移兵力到三里崗方面去打起法，結果又是毫無所得的白洗一場血了事大吉。

這次戰役，敵人傷亡的官兵，在一千以上，其中還有個戴着中佐肩章的官長，在那具屍體上，搜得了一些文件。

敵人過去搬運傷亡官兵，在沒有公路的地方，是用馬匹；由於馬匹的死傷過多，和補充困難，這次是用民佚了。他們在鍾祥，洋梓地一帶，每保估拉壯丁十名，強迫到前線來搬運傷亡官兵，送到黃家集後，再以汽車運往京山處理，偽軍的屍體，就地掩埋，身負重傷的，一刀兩個眼，據敵人說，這種對重傷者的處理辦法，有兩個好處：第一，不浪費藥物；第二，可以減少本人的苦痛。但這種既節約，又慈善的良好辦法，敵人却不用到自己的身上去。

現在大洪山又恢復了從前的寧靜。火一班熱烈的雙山紅，開滿了漫山遍野，嬌小，玲瓏的七里香，放射出芳郁的氣息，軍隊加緊整訓，老鄉忙著撒秧。

谷村日郎

谷村日郎，那可愛的孩子，五號的上午，我們在張家集後面的一個山頭上見面了。

他是在京鐘路的孫橋附近被游擊隊戴司令的兄弟們捉住的。被捕的當時，他穿的是套灰色臟賤的西裝，而頭上却戴頂軍帽。他說他是買賣人。我疑惑他是宣撫班的工作人員，因為在他的母親給他的一封信上，明明寫着「谷村日郎殿」，殿之一字，在日本，只有軍人才使用。

那天，我們在許多弟兄與民衆的包圍中，和他見面了，穿一件棉軍服上裝，一條便褲，頭上戴的，是一頂黑粗布的瓜二皮，嘴唇上還沒有長鬍子，他是一個才十九歲的「少年青年」。

我用日本話和他談，他天真地笑嘻嘻地望着我。

「你安心吧，我們是要優待你的，因為日本人民，是我們的朋友。」

他一面鞠躬一面說：「感謝感謝！」

於是，我以問口供的方式，和他談下去。他是大阪人，曾在中學唸過書，二十六年來到中國的上海，去年十一月才到漢口經營雜貨商。臨走時，我對他說：

「谷村樣，我們都是被壓迫者，不幸者，在我們之間，什麼仇恨也沒有，我們是朋友，是兄弟！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萬惡的日本軍閥！我們的目的也只有一個：東亞一切被壓迫者的解放。你同意我的話麼？」

他用中國話答覆我：

「天皇、東洋人。不。不要打仗。要和平！內閣不好。軍閥不好。要，要打仗，中，中國人，大大的，好！」

他的中國話，雖然說得很慢，不十分圓熟；但，意思我們是全懂得的。

十一號的那天，戴司令把他送到師部來了。我們第二次的見面，就好像老朋友似的。

「谷村樣，你好？」

「謝謝，托福無事，你呢？」

坐在師部的辦公廳裏，很多的同志和他交談。聽懂了的，就用中國語直接答覆了；不懂時，就咕起兩隻眼睛望着我，我就給他翻譯。

不一陣，師長出來了，我給他介紹：

「這位是師團長閣下。」

他把瓜二皮從頭上揭下來，恭恭敬敬地行了三個九十度的鞠躬禮，師長和他熱烈地握了一個手。

「不要客氣，你坐！中國人和日本人，你看（師長把帽子揭下）都是黑頭髮，是同種，我們要打什麼仗？」

他不待我的翻譯，就把答覆我的那一套，格里格巴地背了出來。

谷村日郎，是個聰明的孩子；他知道法西軍閥發動的侵略戰爭，於日本人民沒有好處，他反對戰爭。他知道中國人並不是日本人民的敵人，他說中國大大的好。

日本人民，經過了我們三年多的英勇抗戰，他們已經明白了事實的真象，已經從法西斯軍閥的欺騙和壓迫之下覺醒過來，爲自己說話，爲自己爭鬥了！

谷村日郎，畢竟還是個孩子，突然地向師長要起糖來，師長給了他幾塊冰糖；他要吃魚，師長給了他一個沙丁魚罐頭，此外，師長還給了他二十塊錢做零用。他於感激之餘說：

「大師國長優待我，我回去要對日本人民說，中國軍人不打東洋人，愛東洋人。」

他對師長的招待非常滿意，只不高興跟在他屁股後面的兩隻駁壳槍，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第二天，在谷村日郎的身上，發生了問題：他躺在招待所前面的草地上哭泣。他說他年老多病的兩親，在日本大阪，生活完全靠他來維持，他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被俘後，兩親不但沒有人照料，而且還有餓死之虞！他不能到老河口去，他要馬上回轉漢口！不然，就請把他槍斃了！兒子離開了慈愛的兩親，丈夫拋棄了紅膏的妻子，這是慘淡的離棄，是法西斯軍閥侵略的魔掌造成的。我們一面聽着他哀哀的哭訴，一面替他洒着同情的眼淚。

第二天早飯後，送他到總部去，臨走時，怕他在路上出岔子，我一再地叮嚀他：

「你在途中要聽護送兵的話！到達後，要常常寫信給我！」

他含着微笑滿意地去了。

谷 村 日 郎

大洪山是敵人的墳墓

不管敵人怎樣的虛張聲勢，大洪山上還是沒有烙上鬼子的腳印，大洪山是我們的堡壘，敵人的墳墓。從五月起，敵人數度侵犯，但，所得的代價是活生生的人，變成不能瞑目的死屍。

大洪山不僅是我們的堡壘，而且在堡壘上還有鎮守堡壘底健兒，他們立志與「堡壘共存亡」，各處據點雖有一度以上的被侵佔，但憑了健兒們的血肉與無畏的勇敢，隨即又從鬼子手裏奪了回來。

在大洪山馳騁著的××軍健兒，他們爲着自由，正義，和平和敵人週旋，不知道辛苦，不知道疲倦，不知道自盡，不知道午夜，也不知道敵人底彈砲會打進自己的胸脯；他們不講究吃，不講究穿，因爲他們知道穿過「烽火」便是極樂的天堂；他們常說，「就是沒有錢，只要有飯吃，我們也可以打下去。」

長官們的生活是極嚴肅的，他們現在不打馬將，不要卜克，不玩湊十四，不開彈錢寶，不逛窯子；他們是士兵底模範長官，民衆底師長，即是在公餘之暇，也只是下下棋，散散步，談談天而已。

兵與兵，官與官，兵與官的中間有的是兄弟般的休戚相關。

大洪山底老百姓底意志也在砲火交織的環境裏如鐵一樣地堅強，爲着他們美麗的家園，可愛的家園，從不說「逃難」的話。他們說：「逃難有什麼用？我們生長在家鄉，家鄉哺育我們成了人，

洪法是在敵人的墳墓

我們有銀鬚滿頭的父親，幼弱的小孩，往那裏逃？我們爲着他們，保衛我們底家鄉，在這種情形之下，許多老百姓都會唱兩句「保家鄉」的調子。

單就記者現在剛到的張家集來說，前後被侵佔三次以上，集上的房屋全被焚燬，鄉間老百姓的住宅也燒了不少，從後方來到這兒觀戰的我們，大有「城廓爲山嶽，庭中生荆艾」之感。老百姓所受的損失，是不可言喻的。可是他們都無這是這次抗戰當中，寧河縣冤屈慘痛的體面，從不想報復。敵人把房屋燒了，又默默地搭起茅棚來；狼食被敵人糟蹋了，設法用別的手段來支持生活。兩年以前，在幾近前邊五十里以外，我不過一個老百姓，現在不然了，他們在砲聲中，安靜的生活，紛紛糾集着敵人來了，就跑到附近的村上去躲藏，敵人走了又回到家裏來。

他們除了做他們底行，就是面示，他們也常常做我們抗戰軍隊的鄉導，或偵察隊，更有殺入我們抗戰軍隊以內直接上火線的。婦女們將他們底菜蔬一措一措的送往部隊裏，他們說：「有飯大家吃，有肉大家享，有福大家當。」

軍民在砲聲隆隆下，手兒牽得緊緊的，唱着「軍民合作」的歌，向着爲萬人謀生存，爲萬人謀解放，爲人同謀安樂的大道挺進。

在天津山和縣，軍民對峙着的是「和平建國軍」二〇八師，裏面是夾雜着不少的鬼子，他們的地位是官長，他們的任務是監視。過去敵人是不能游擊的，現在可憐的同胞在鬼子的鞭打之下遊擊了；穿便衣，帶手槍，喬裝難民來襲擊我們。過去的敵人是不能襲擊的，現在可憐的同胞，在鬼子的鞭打之下夜襲了；有時竟從黃昏到拂曉，都在我們陣地前擾亂。過去敵人是不能擾亂的，現在可憐的同胞

，在鬼子鞭打之下肉搏了；不管機槍掃射得多麼利害，他也不敢私自退却。

都是中國人，誰不愛自己的家園，誰不愛自己的同胞呢？他們之所以爲此，百分之九十，是被鬼子強迫趕上戰場，百分之十是受了漢奸的欺騙。據一個勇敢的牒報員語記者，他們常常從被佔區的民衆的口中，聽到他們遭受了鬼子的壓迫的慘狀，和不願做順民的哀訴，

這所有的一切僞和平軍，不是敵人的力量，而是我們的武裝。只要機會一來，他們都會掉轉槍桿，爲民族的生存、效命疆場的。

敵過去對遊擊區的民衆，採取的燒殺政策。前線的部隊，只要發現警戒線外的民衆紛紛向我方逃跑，這就是敵人向我出動的象徵，於是大家摩拳擦掌，準備迎頭痛擊。現在呢，敵人利用宣撫班那一批無恥的漢奸對民衆施以麻醉，欺騙民衆，禁止民衆從敵人鐵蹄之下逃出，並對逃跑者加以殺戮，於是，大家只好等待機會了，這是值得我們關心抗戰者注意的。

大洪山的人家

編後記

殲滅侵略者、打破侵略者的機械化部隊的閃擊夢，只有展開山地戰。在山地戰中，侵略者的魔掌一伸出，是會被我們抗戰鬥士的利刃所斬斷的。

從暴日在大洪山上的侵犯的事實告訴我們的，便是這樣。

大洪山在現階段的戰爭過程裏，照編者的意思，不僅是襄樊的屏障，而且是控制日軍不敢西侵北犯，保衛着復興民族根據地的大後方。所以對於在大洪山上以血肉與敵爭奪殊死戰，打擊敵人的英勇鬥士，我們認定是安居在大後方的每一個人應當崇敬的。

本書搜集的九篇文章，是今日新聞社特派記者戴詠修先生在前線寫的通訊，除第八篇谷村日郎未印發外，其餘各稿均已印發全國各報刊載。

爲崇敬大洪山上抗戰的鬥士們，特集印成冊。

編者，一九四一，七，二六，成綿。

版權所有

1———1000冊

定價：\$·70

四川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審甲字第一三二號

今日新聞社
小叢書之一

屏障襄樊的大洪山

著者：詠修

編輯者：今日新聞社

出版者：今日新聞社

成都桂王橋東街四十八號

印刷者：華西印刷所

總代售處：成都開明書店

——一九四一，八月初版——



82

30327